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артизаны
游击队员

[俄] 伏·伊万诺夫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артизаны
游击队员

[俄] 伏·伊万诺夫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击队员 / (俄罗斯) 伊万诺夫著; 非琴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8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ISBN 978-7-5545-3667-4

I. ①游… II. ①伊… ②非…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401号

书 名 游击队员

作 者 伏·伊万诺夫(俄罗斯)

译 者 非 琴

策 划 杨 才 蒋海燕

责任编辑 郝建东

封面设计 于 越

版式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3667-4

定 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委 会

主 任：吴晓都

委 员：李庆云 史兴祥 苏 玲 杨 才

陈晓丽 王斌贤 郝建国 蒋海燕

代译序

符·伊万诺夫（Ф. ИВАНОВ 1895—1963），俄罗斯作家，生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在乡村学校读过书，在农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当过印刷工、水手等，到过西伯利亚、乌拉尔等地。国内战争时参加了革命工作，做过公安委员会的秘书，后加入赤卫军，防守鄂木斯克抵抗捷克人的进攻，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经历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20年底，高尔基帮助他到了列宁格勒，在高尔基的关怀、鼓励下，写成了中篇《游击队员》，得到高尔基的称赞。1922年又写了《铁甲列车》和《彩色的风》。以上三部书的总书名为《游击队员的故事》。1927年《铁甲列车》被改编成剧本上演，引起广泛的注意，《游击队员》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向往。十月革命

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在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但被推翻的阶级和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新生的共和国不得不面临敌人的军事威胁，敌人企图用饥饿、严寒、破产和贫困来扼死它。劳动人民响应党的号召，起来进行卫国战争，结果帝国主义的军事进犯和白军的叛乱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游击队员》写的就是农民在这场战争中的反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创造了为自发的反抗情绪所支配的农民领袖的典型谢列兹尼约夫，写得很出色。这篇小说中游击队的活动是自发的又是被迫的，基本上反映了农民革命的要求——土地问题。此外，还写了人民对高尔察尼的憎恨，白军的惨无人性的残酷。小说也写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片面性和偶然性。这儿写的仍然是农民的自发的游击运动。

这样的题材，伊万诺夫却用散文式的笔写出，这在写第一次卫国战争的小说中还是首创。

这部《游击队员》是1958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约译

的。原本非琴对此类小说没兴趣的，但对他这个当时刚涉足外国文学翻译的小字辈青年来说，当时能有全国最高文学出版机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动约稿，也够他有“良好感觉”了，何况刚交稿的1957年该社的主动约译稿《一个人的生活》得到副总编的高度赞扬“译文流畅……”，于是他也全力以赴地译完《游击队员》交稿。由于我们的国家当时特别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甚至以国际关系的好坏为准则译介外国文学，上述两部译稿交稿后，中苏关系已恶化（少数大人物才知晓）。因此，不但《一个人的生活》未能出版，“游击队员”们也未能和当时的中国读者见面了。

五十年后的这些老“游击队员”们，在我整理《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时，我仍想将他们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毕竟这也是俄国的一段有意义的农民革命史。不管后人对之有无兴趣，历史是不可磨灭的。正如中国的陈胜和吴广一样的自发农民起义一样不可磨灭，其他的历史事件也一样地不可抹杀。虽然时间过去了五十年，但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是不会老的。我

将这些当时年轻的游击队员的自发性革命事迹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悼念他们的介绍人、译者非琴。

李庆云

I

瘦得皮包着骨头、活像一条干鱼的包工头叶莫林，在昂盖达依村市集上转来转去，碰到人就问：

“看见库勃佳了没有？”

“没有。”

最后，一个碧眼的土著西伯利亚人，看样子已经略带醉意，神秘地对叶莫林微微一笑，指点他说：

“库勃佳在教堂旁边……买手风琴呐……你找他干吗？”

“有事，”叶莫林很快地回答。

西伯利亚人一连打了四个嗝儿，走开了。

“有钱……鬼东西要买手风琴……准要装腔作势了。”叶莫林想，为到昂盖达依村来耗费了一昼夜时间，他觉得有点后悔了。

I

瘦得皮包着骨头、活像一条干鱼的包工头叶莫林，在昂盖达依村市集上转来转去，碰到人就问：

“看见库勃佳了没有？”

“没有。”

最后，一个碧眼的土著西伯利亚人，看样子已经略带醉意，神秘地对叶莫林微微一笑，指点他说：

“库勃佳在教堂旁边……买手风琴呐……你找他干吗？”

“有事，”叶莫林很快地回答。

西伯利亚人一连打了四个嗝儿，走开了。

“有钱……鬼东西要买手风琴……准要装腔作势了。”叶莫林想，为到昂盖达依村来耗费了一昼夜时间，他觉得有点后悔了。

叶莫林不断被人推挤着。

根本无法走近柜台。叶莫林想要从夹道排列着的摊贩中间挤过去，可是这时赶来了成群结队的马和哀怨地咩咩叫着的绵羊。尘土有如许多污秽的黄点，笼罩在木板搭成的小铺子上。

“好热呀！”叶莫林一面说，一面擦擦汗湿的、青筋鳞鳞的脖子。

因为闷热，喉咙里觉得发干，市集上的嘈杂声吵得人耳聋，柜台上那些白洋布、绸子和中国印花布，斑斑点点，绚烂多彩，耀人眼花。

“这么热的天——还挡不住出来挤！……人们都发疯了！……”

教堂附近不那么挤了。这儿是陶器市场，只听见那些车辆旁边一片盆儿罐儿尖细的叮当声，和小贩们的吆喝声。库勃佳穿一件蓝土布衬衫，一条同样料子的短而宽的裤子，赤脚穿着一双破鞋，正站在教堂围墙旁边，端详一只黄色的小泥公鸡。

一个穿灰长衫的高个子土著西伯利亚人，眼神无精打采地瞅着这个顾客。

“你一天能赚很多吗？”库勃佳问。

“没有准。”

“也许，能赚五十卢布吗？”

西伯利亚人瞅瞅顾客的破鞋子，不乐意地回答：

“有时候也能赚上五十卢布。”

“你看他多有办法啊！”库勃佳怀着敬意说，一面把小泥公鸡放还原处。“老兄，你还是别做公鸡了吧……”

“怎么，你叫我做老鹅吗？”

“不是老鹅，比方说吧，做桦树皮篮子也成，那可就强得多了。”

“我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

“唉，你呀，你这个饶舌的家伙！”

库勃佳看见了叶莫林，于是指着西伯利亚人说：

“你把他，把这个饶舌的家伙带了去吧——他会做公鸡。”

“各人有各人的事情。”叶莫林严肃地说，“库勃佳，我有事找你。”

库勃佳又拿起小公鸡，摆弄了一会儿，把它买下了。这倒不是因为需要，而是想让叶莫林看看，他，库勃佳，并不缺钱。

“喂，讲吧。”

“走吧，在路上告诉你。”叶莫林说。

库勃佳把小公鸡塞到衣袋里，跟着叶莫林往前走去。

“你在干什么活儿呀？”

“干我们这一行的，活儿多得很。”

“到底是什么呢？”

库勃佳嘴唇上面耷拉着的胡子底下露出了微笑：

“如今人死得可真凶，就跟野火在草地上烧起来似的。”

“那又怎么样呢？”

“要棺材呀……”

叶莫林用舌头舔湿了发干的嘴唇，轻蔑地说：

“荒唐！做棺材——这是最下贱的活儿……戈尔布林在吗？”

“在村里。”

“别斯巴雷赫呢？”

“也有个别斯巴雷赫，索洛明内赫也在这儿。”

“也许，还有旁人吧？”

“当然有啦！可是你要干什么呢，森林里的怪物？”

叶莫林疲惫的黄脸上挤出了一丝微笑：

“怎么，忍不住了吗？”

库勃佳高声说：

“我喜欢在劳动组合里干活儿，叶戈雷奇！”

“可是你说，你那儿有人呐。”

“你这个吸血鬼，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跟你说实话……什么都得跟你兜圈子。要不，你准会把人的血都吸干的。”

库勃佳望了望他那张朝左歪的嘴，心里想：“坏蛋”。叶莫林站住了，他那有点儿发黄的眼白不时微微闪烁着，说：

“因为你们除了自己，对谁也不相信，明白了吗？”

库勃佳喉咙里呷了一声。

“鸭子呷呷叫，性命就难保！……可是，库勃佳，我想跟你们谈的，是这么一回事。我在乌利亚修道院里包了一件活儿，造谷仓。木材那儿有现成的，工具，大概你们自己都有吧？”

“当然啦……论月呢，还是论天？”

“论天。二十卢布，吃我的。”

“没有这样的傻瓜。”

“什么傻瓜？”

库勃佳往旁边迈开一步，尖声叫道：

“你好滑头哇，叶戈雷奇！简直糟糕。如今割草一天都给八十个卢布，谁还肯上你那儿去呢？”

“你真没出息！割草只有一个月，这儿却是整个夏天，还有整个秋天。”

“如今城里头高尔察克的钱要四十卢布才买一瓶伏特卡，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好啦，”叶莫林和解地说：“上我那儿去喝杯茶吧。”

“有家酿酒吗？”

“不是家酿酒，老弟，是老牌伏特卡。”

“哈，头等货！”库勃佳朝大腿上拍了一把，狂喜地大嚷道。

他们通过了市场，叶莫林转到一条小巷里。包工头拨开木门闩，钉着铰链的木板门吱吱呀呀地响着，敞开了。一只拴着链子的狗，连蹦带跳地冲着他们嘶哑地吠叫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木头造的牛栏里拖长了声调问：

“谁在那儿——？”

“是我，玛特维耶芙娜，是我，”叶莫林回答，说着走上了用大块雪松板钉成的高台阶，“给我们生上茶炊吧……”

“这就来。”

一个年轻女人，穿一件浅色印花布外衣，手里拿着挤奶桶，从牛栏里走了出来。叶莫林一边往过堂门里走，一边问她：

“为什么这么迟才去挤奶呢？”

“没法子，”她回答，一面把茶炊烟囱弄得哐哐地响，“你们在哪儿喝啊，在屋里呢，还是在阴凉儿地里？”

叶莫林弄得抽屉里的碗盏哗啦响了一声。

“都一样。就在屋里吧，那儿苍蝇好像少一点儿。”

“这些苍蝇可真要人的命！我们一次一次地给它下毒药，可是一点儿也不顶事……前些天有个庄稼人弄来了一种什么精气，倒是挺管用的。”

“不是精气，是氢气，毒金花鼠的。”叶莫林改正说。

女人笑了。

“谁知道它们呢。如今什么都是颠三倒四的。你瞧，在鄂木斯克立了个外国沙皇，人都管他叫图财者。”

叶莫林淡淡地一笑：

“没有知识的女人，真是一窍不通！……你们简直跟熊一样。听说，高尔察克是世家出身，而且也不是沙皇——是独裁者……”

“还不是一个家伙。”库勃佳说。

“家伙是一个，酒却各式各样。一会儿给你装白兰地，一会儿又装家酿酒。”

“甚至给你装水银。”

“水银喝不得，可是吉尔吉斯人用它来治花柳病……”